





**鄉叔**  
價減外格 新裝發售

口磨豆豉  
每斤  
價銀  
九十七

長谷川

鄙人前曾染惡瘡。延請數醫診治。均不見效。後蒙七  
 介紹。棉花街五號黃善醫社。康先生診治。君路施手術。意欲告愈。因念求  
 毒瘡。若無毒者。急急登報。介紹。並誌感忱。患瘡者。尚希速往。勿望失良機。生幸甚。介紹兼感謝。楊有爲

徵求小

茲有某君欲  
求一野人記一俠  
記一撒克遜劫後  
雄略一法宮秘史  
荒江女俠一初集  
冊一留東外史一四  
以下各集。張恨  
著。一俠血情絲。  
價錢兩不相虧。  
願諸讀者。請移  
女廟後街廿七號  
洽。或函知。

# 救婦 星女

魏氏得家傳  
 歌善能月病  
 子仙方專治  
 食一叨難症  
 診治者立刻  
 效現住成都  
 竹林街一百

長篇小說

鳳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三回

赤煉蛇游湖划美  
電光手怒打不平

次日早晨。桑廷驤便過來問候。自有謝廷代爲接待。那些打手。些微小傷。不敢報知童高。只得自認晦氣。只當被鬼打傷便了。桑廷驤見童高只是呻吟痛。又將城內名醫。請來細看。個個都說難於醫治。又不是鐵器所傷。又不是拳頭打的。桑廷驤聽了。那些醫生這般糊說。不由怒道。若說不是鐵器。焉有如此狠法。且待童大人病好。便找那厮算帳。謝廷道。童少大鼻頭。我親眼看見。是那乞丐一拳打陷的。那乞丐定捏有流星等類物件。那些醫生順風轉舵道。果然。那有個人的拳頭。比鐵還硬的道理。定必是這手帶了甚麼物件。方能傷得如此之重。若說拳頭。恐不識這狠法。那童高却聳着嘴。呻吟說道。那裏有甚麼東西。我親眼瞧見那乞丐兩手空空。並無一毫物件。只見他一拳打下。鼻樑便痛得象割掉了一般。不是蘇氏兄弟搶撲將來。若再打一拳。我便真命了。只刻恐怕連耳朵眼睛。都莫有了。那醫生聞童高一番言語。嚇得目瞪口呆。連舌頭都縮不進去。桑廷驤謝廷。也疑得呆了。過了一會工夫。那些醫生方道。苦果如此。那人竟是個生鐵打成的拳頭。奇怪奇怪。我等行醫多年。不說莫有看見過。連聽也莫有聽見說。今日竟正是個一回。言畢。開藥箱。丟下些膏藥。並敷藥下來。別而去。誰知童高的鼻。請遍了全城名醫。仍然是一日凶。一日。無論何藥。總不見效。裏裏外外的人。莫不驚惶。城外的醫生。不管他有名無名。內科外科。都請到了。聖個都推不能醫治。那桑廷驤一日來四五次。協同謝廷商量。一二請明省名醫。醫治童高的鼻子。一應尋條妙計。暗害藍鴻。提拿甘林雷坤。以及那樁花。王。爲童高償命。童高却嫌明夜。痛楚呀連天。觀看菩薩亂亂叫。看官。你道那人的拳。爲何如此利害。看官有所不知。他是自幼將藥水終日洗打鍊一隻風火手。若遇着他的拳頭。雖不得暫時殘命。却也終久

奇 效 聖 藥

第二十回

岐陽分金驪詞悲祖堂  
小人有母義士合風萍

你有銀子。送給盤小。  
做盤川吧。那黑漢大  
怒道。好好好。你倒問  
俺要起銀子來了。這不  
是從做強盜以來。沒有  
聽過的奇聞嗎。你要  
銀子。胡不難。敢和我  
比較比較。能招聚得住  
俺。就放你過山。送份  
人情給你。招架不住呢

漢却早一拳。向他迎面  
擊來。李士英也不閃避  
。就用手迎上一拳。兩  
個指頭。早把他的脈  
絡。一堵。一使勁。直  
個黑漢痛得怪叫連聲。  
嚇做一團。不能動彈。  
那幾個噴兵看見。就要  
向前搶救。李士英豎  
雙眉。圓睜兩眼的。大

第廿一回

兩滿  
張紙  
名鑑  
片字  
小詩  
姐人  
整恨

這麼一隔開。便成咫尺千里。宛如在別一世界。儘管給人看也不打緊。但是家母今天見你們二位都帶着眼鏡。眼鏡上不是已經有了一層玻璃麼。已經有了一層玻璃。自然這玻璃窗可以不用。實在你們眼睛上用。先裝了小玻璃窗呵。王汪二人聽了。方知用玻璃窗隔開。和打開玻璃窗是一回事。但是總想不出。隔了一層玻璃。與不隔一層玻璃。從人的眼睛。看到人的肉體上。有何兩樣。隔了一層玻璃窗。倘使是能看得不清楚一點。那麼為何眼力不濟的人。反在眼睛上加一層玻璃呢。倪直介又道。方才家母說。赤手露體。對於客人。很英有禮貌。這句話。不過是普通的客套話而已。

好。要算天下第一名手。只也是童童平日惡貫滿盈。合該倒運。這一日正搶藍鴻的妹子。與藍鴻在柳陰之下。比門<sub>門</sub>打。却巧遇見那乞丐。正在柳陰納涼。遇見藍府老管家向別人哭訴。那乞丐在側面閒聽這一番話。只氣得三屍暴跳七孔生煙。一躍跳入園來。將童高一扳一個仰面朝天。照臉一掌。却巧打着鼻子。那鼻子即刻陷下。血流滿面。四面紅腫起來。痛不可當。所以啞聲不止。及至抬回家去。仍是不能定疼。醫藥無效。罔勞無功。因而桑廷舉與謝廷。並他家人。感德無措。那童高一日。實是一日。疼得人事不知。只等死。要知這童高向能好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衆英雄桃園結義  
小孟嘗納賢設館

再請藍鴻道日與甘林等。保護妻妹回家下轎。藍鴻讓甘林等同至中廳。拜倒塵埃道。小弟多蒙三位恩公相救。當結草啣環。報答大恩。那三人連忙答禮。攙扶起來道。些須小事。何足言謝。禮畢獻茶。藍鴻道。但不煩三位恩公。尊姓大名。雷坤指看甘林道。這位姓甘名林。神機黑煞神的就是。在下姓雷名坤。祖籍杭州。先父在日。蒙聖上恩典。封爲永南公。那乞丐道。莫非就是醇太保雷坤雷爺。雷坤道。在下正是。那乞丐與藍鴻道。雷坤道。原是二位兄台。失敬失敬。又問那乞丐姓名。那乞丐聞問。嘆了一口氣道。在下姓任。河北昌州鴻海郡人。先父在日。曾做過三邊關總鎮。小弟名任遷。俺大哥名奎。江湖上稱他爲過山鳥任奎便是。那甘林道。莫不是電光手任二爺麼。任遷道。然也。三人又請問藍公子姓名。藍公子道。在下姓藍名鴻。先父曾做過太常寺的。小弟今日幸會三位。意欲高攀。不知三位意下如何。甘林道。甚好。任遷聞聽此語。立起身來告辭。甘林曉得他的意思。上前攔住道。任兄休要拂情面。你我四澤之友。何能論得貧窮。莫要推却。藍鴻聞言。也來說道。任恩公一定是要賞光的。任遷。甘林一團得意。便道。小弟怎好高攀。甘林道。你待多麼。英雄不問出身低。任遷方才住口。藍鴻隨即吩咐衆人拿了一套衣服靴帽。請任遷換了。任遷也不推辭。即便換了。果然。是衣裳。佛是金裝。此刻像個武生模樣。藍鴻道。俺家花園東面。另有一小園。園內有道小溪。溪上造有曲折小橋。過橋有一小土山。依山有一草閣。周圍復用竹籬圍護。園遍種桃花。桃花之中。又間栽金線草。

(未完)……

有龍吟的聲音震響。他二人各展所能。只見劍來劍架。劍去劍起。着着都閃着白光。攪在一起。亂經平刺工夫。不分勝負。那少年虛晃一劍。跳出圈子。喝聲且住。李士英也斂住劍光。就聽少年問道。俺看你這劍法。好像異派同門。也便得十分精妙。你究竟姓甚名誰。你師父又是什麼人。到此地來。有什麼事故。請你直說給我聽罷。李士英道。俺是李士英。俺的師父。離開這裏也沒有多遠。說起來只怕你也曉得罷。那戴雲山的學弟長老。就是我師父。我的劍術。却是俺師兄了因傳授俺的。那少年呵呵笑道。原來却是學弟。非師伯的徒弟啊。怪道劍術精妙呢。偶然小事說明。那真煮豆燃萁。自相殘殺。俺問你。現在向什麼地方去呢。

。實際上並不如此。無論男子女子。身體都是一樣。是天生的。身上不問那一部份。都莫有罪惡。不過從習慣上看。普通的人。總以爲人身上生殖器官一部份。乃是犯罪的部份。萬萬不可叫別人看見。其實人的身體上。可以犯罪的部份很多。最顯著的部份。是眼睛和手。尤其是手。最爲危險。人類種種犯罪。十分之八九都是手做的。所以照我看來。近世的人。往往

行握玉禮。最是莫合禮貌阿。前幾天本報新聞中。不是載邊境麼。一個外國婦人。在火車裏推開傳單來。恰巧一個中國男。在下面小解。於此這外國婦人。便指責中國男子。認爲有侮辱他。到法院裏告他。我想那男子。意却非有意。侮辱是侮辱。因爲照習慣上。男子對女子赤身露體。總是侮辱女子。倘使反過來。女子對男子赤身露體。也必會有人認爲這女子侮辱了男子。